

新

齊

諧

新齊諧卷十二

隨園戲編

掛周倉刀上

紹興錢二相公學神仙煉氣之術能頂門出元神徧歷十洲三島所遇諸魔不一而足或惡狀猙獰或妖嬈艷冶錢俱不爲動如是者十年一日諸魔聚而謀曰再遲一月逢甲子日錢某大道成矣我輩作速下手衆以爲然趁其打坐時牽抱手足放大甕中壓之雲門山脚下是夕錢家失去二相公遍尋無踪以爲真仙去矣半年後月明中見二相公坐花園高樹上大呼求救乃取梯

扶下問其故自言爲魔所窘幸平生服氣有術故不致凍餒而死問何以得歸曰某月日我在甕中有紅雲一道伏魔大帝從西南來我大聲呼冤且訴諸魔惡狀帝君曰作崇諸魔誠屬可惡然汝不順天地陰陽自生自滅之理妄想矯揉造作希圖不死是逆天而行亦有不合顧謂一將曰周倉汝送他還家周將軍唯唯周長丈餘所持刀亦長丈餘取紅繩縛我刀上掛此樹頂而去我亦不料卽我家園樹也二相公自後隨行逐隊飲酒御內不敢復學神仙術矣

驅雲使者

宣化把總張仁奉緝私鹽過一古廟將投宿焉僧不可
曰此中有怪張恃其勇竟往設帳吹燭卧至二鼓滿室
盡明張起怒喝燈光外移追之見神燈萬盞投松下而
滅明早往探松下有大石洞張命里人持鋤掘之得大
錦被中裹一屍口吐白烟三日四臂似僵非僵張知爲
怪聚薪焚之後三日白晝坐有美少年盛服而至曰我
天上驅雲使者以行雨太多違上帝令謫下凡間藏形
石洞中待眼滿後依舊上天偶于某夜出遊畧露神怪
是我不知韜晦原有不是然汝燒我原身亦太狠矣我
現在棲神無所不得已借王子晉侍者形驅來與汝索

吵汝作速召某道士持誦靈飛經四十九日我之原身
猶可從火中完聚汝本命應做提督一品官以此事不
良上帝削籍只可終于把總矣張唯唯聽命少年騰空
而去後張果以把總終

吾頭豈白斫者

蔣心餘太史修南昌府志夜夢段將軍來拜見一偉丈
夫挽牟戎服义手不掛披其頸罵曰吾頭豈白斫者蔣
驚醒知有冤抑查新志並無其人查舊志有段將軍乃
史閣部麾下副將死于揚州者急爲補入忠義傳中

石言

呂著建寧人讀書武夷山北麓古寺中方晝陰晦見
砌上石盡人立寒風一過窻紙樹葉飛脫著石粘挂不
下簷瓦亦飛著石上石皆旋轉化爲人窻紙樹葉化爲
衣服瓦化冠幘頽然丈夫十餘人坐踞佛殿間清談雅
論娓娓可聽呂怖駭掩窻而睡明日起視毫無踪跡午
後石又立如昨數日以後竟成泛常了不爲害呂遂出
與接談問其姓氏多復姓自言皆漢魏人有二老者則
秦時人也所談事與漢魏史書所載頗有異同呂甚以
爲樂午食後靜待某來詢以託物幻形之故不答問何
以不常住寺中亦不答但答語曰呂君雅士今夕月明

我共來角武以廣君所未見是夜各攜刀劍來有古兵器不似戈戟而不能強加名者就月起舞或隻或雙飄瞥神妙呂再拜而謝又一日告呂曰我輩與君周旋日久情不忍別今夕我輩皆託生海外完前生未了之事當與君別矣呂送出戶從此閒寂呂悽然如喪良友取所談古事筆之于書號曰石言欲梓以傳世貧不能辦至今猶藏其子大延處

鬼借官衙嫁女

新建張雅成秀才兒時戲以金箔紙製盛甲鸞笄等物藏小樓上獨製獨玩不以示人忽有女子年三十餘登

樓求製釵釧步搖數十件許以厚謝秀才允之問安用
此曰嫁女奩中所需張以其戲不之異也明日女來告
張曰我姓唐東隣唐某爲某官我欲倩郎君求其門上
官銜封條一紙借同姓以光蓬華張戲寫一紙與之次
夕釵釧數足女攜餅餌數十錢數百來謝及旦視之餅
皆土塊錢皆紙錢方知女子是鬼數日後半夜山中燭
光燦爛鼓樂喧天村人皆啟戶遙望以爲人家來卜葬
者近視之人盡披紅插花是吉禮也山間萬塚素無居
人好事者欲追視之相去漸遠惟見燈籠題唐姓某官
銜字樣方知鬼亦如人間愛體面而崇勢利異哉

雷祖

昔有陳姓獵戶畜一犬有九耳其犬一耳動則得一獸
兩耳動則得兩獸不動則無所得日以爲驗一日犬九
耳齊動陳喜必大獲急入山自晨至午不得一獸方悵
悵間犬至山凹中大叫將足爬地顛其頭若招引狀陳
疑掘之得一卵大如斗取歸置几上次早雷雨大作電
光繞室陳疑此卵有異置之庭中霹靂一聲卵豁然而
開中有一小兒面目如畫陳大喜抱歸室中撫之爲子
長登進士第卽爲本州太守才幹明敏有善政至五十
七歲忽肘下生翅騰空仙去至今雷州祀曰雷祖

鎮江某仲

某仲鎮江人兄弟三人伯無子仲有子七歲看土元燈
失去不知所往仲悶甚攜貲貿易山西並冀訪子耗去
數載未歸飛語謂仲已死仲妻不之信乞叔往尋伯利
仲妻年少可鬻詭稱仲凶耗已真旅櫬將歸勸仲妻改
適仲妻不可蒙麻素于髻爲夫持服伯知其志難奪潛
與江西賈人謀得價百餘金令買仲妻去戒曰箇娘子
要强取黑夜命與來見素髻者挽之去速飛棹行也歸
語其妻意甚自得伯故避去仲妻見伯狀如有變甫黑
卽自經于梁懸絕作聲伯棄聞之奔救恐虛所賣金也

抱持間仲妻素髻墜地伯妻髻亦墜適賈人轎至伯妻急走出迎摸地取髻悞帶素者賈人見素髻婦不待分辨徑搶以行伯歸悔無及噤不能聲仲自晉歸塗如廁見布祿裏五百金在地心計此必先登廁者所遺去應不遠盍俟諸未幾遺金者果至遂與之其人感德分以金不受乃邀仲偕行數日抵其家具難黍命一子一女出拜仲視其子宛然已子也問之良是蓋仲子失去時爲人所賣遺金者無子買爲己子十餘年矣仲持之泣下遺金者曰若攜子去我女卽許汝子爲媳婦仲歸將渡江見一人落于水呼救無應者遽攬其資仲惻然亟

呼曰孰肯救者我募以金救起視之是季弟也季承嫂
命尋仲伯并利其死曩之落水有擠之者伯所使也仲
知其情攜弟與子歸入門伯見之亡去

銀隔世走歸原主

夏鎮屬滕縣有蔣翁者勤儉成家生一子失教長而遊
蕩家漸落蔣翁以爲憂有闢帝廟陳道士河南固始人
素與蔣翁善乃私攜五百金囑道士云吾子不肖諒不
能守業後日必爲餓殍今以此金付汝我死後俟其改
悔以此濟之倘終不悛汝卽以此金修廟道士應允藏
金瓦罈上覆破磬埋殿後無有知者後數月翁死子益

無忌家業盡廢妻歸外家至無棲身之地交游絕跡始萌悔念道士時周卹之蔣亦漸習操作道士見其改過乃告以其父遺金將掘出界之及攜鋤至藏金處遍覓已失所在相與大駭蔣歸告其匪類因共譁然嗾控于官官訊之道士不諱官斷賠償道士罄其蓄猶不滿十分之一里人多不直道士道士遂舍廟去雲遊數年過直隸蓮池禪寺掛單將行值寺僧爲某觀察公誦壽生經作佛事有老僕抱公子戲于山門公子遽牽道士衣投懷不捨家人不能解因命道士抱送公子歸觀察厚贈道士遣去而公子啼哭追之不得已留道士于後園

小庵飲食之一日道士欲誦經爲觀察公子祈福需木魚鐘磬家人以破磬付之道士驚云此我之磬也家人白其主詰之道士云磬覆瓦罐內貯五百金問安所得金乃具述蔣翁遺金之事觀察恍然知其子爲蔣翁轉世此金卽翁所藏而走歸原主者也告以生此子三日掘地埋袍衣因得此金以無所用付之布肆中取息已五年矣憐道士之無辜受賠且與其兒有宿緣因以此金子母贈道士並遣使送歸夏鎮致書於滕邑令將此事鐫石以紀之

人熊

浙商某販洋爲生同伴二十餘人被風吹至一海島因結伴上島間步走里許遇一人熊長丈餘以兩手圍其伴愈圍愈逼至一大樹下熊取長簾將人耳逐個穿通縛樹上乃跳去諸人俟其去遠各解所佩小刀割斷其簾趨奔回船俄見四熊擡一大石板板上又坐一熊此前熊更大前熊仍跳躍而來狀若甚樂者至樹側見空簾委地悵然如有所失石板上熊大怒叱四熊羣起毆之立斃而去衆在舟中望之各驚喜以爲再生山陰吳某耳孔有一洞沈君萍如戚也問其故慙慙言之如此

繩拉雲

山東濟寧州有役王廷貞術能求雨常醉酒高坐本官案桌上自稱天師刺史怒之笞二十板未幾州大旱禱雨不下合州紳士都言其神刺史不得已召而謝之良久許諾令閉城南門開城北門選屬龍者童子八名符差使搓繩索五十二丈待用已乃與童子齋戒三日登壇持咒自辰至午雲果從東起重疊如鋪綿王以繩擲空中似上有持之者竟不墜落待繩擲盡呼八童子曰速拉速拉八童子竭力拉之若有千鈞之重雲在西則拉之來東雲在南則拉之來北使繩如使風然已而大雨滂沱水深一尺乃牽繩而下每雷擊其首輒以羽扇

遮闌雷亦遠去嗣後隣縣苦旱必來相延王但索飲不受幣且曰一絲之受法便不靈每求雨一次則家中親丁必有損傷故亦不樂爲也刺史卽藍芷林親家芷林爲余言

燒狼筋

藍府有狼筋一條凡家中失物燒之則偷者手足皆顫有女公子失金釵一隻不知誰偷乃齊奴婢妯娌數十人取筋燒之數十人神氣平善了無他異但見房門布簾閃顫不已揭視之釵挂其上蓋女公子走過時釵爲簾所勾留耳

王老三

江西陶梅菴行五妻某氏偶與姑口角忽騰身而坐屋瓦上大笑不止再三招之始下口作北京男子音曰我天津衛王老三誰人不知年一百三十歲矣從北遷南住此已七十年此屋是翰林蔣士銓故居我猶見其初生時也家人聞之大駭問汝鬼耶狐耶曰我非鬼非狐乃半仙也我所住處被汝家五爺拆毀使我無安身之所我權立瓦簷七日旣凍且餓不得不借寓你家娘子身上速買麵來療飢與之麵一啖五斤五爺者梅菴也問五爺並未拆房何得云爾曰所拆者東廂庭柱下是

也先是梅菴得古錢千文欲其生青綠故掘柱下埋之
不知卽此怪所居問旣惱五爺何以不附五爺身上曰
彼手內有印我畏之故不敢梅菴因而自視其手有紋
正方平素亦不自知也陶太夫人責之曰汝旣自稱半
仙便當知男女有別何以纏擾我家娘子某氏卽作男
子揖狀曰我自知非禮但不附你家娘子身上恐所求
不遂因知男女有別故我夜間不許他睡教他張着眼
所以避嫌疑也且我高年修道豈復再有邪念耶問何
求曰送我還居問作何送法曰請五爺用有印之手用
紅紙寫王三先生之神位貼向東湖水邊松樹上則我

去矣如其言又曰我尙需衣冠才去乃向紙店買紙衣冠焚之又大笑曰我布衣也並未入學又未捐官何必用此金頂帽哉速換速換視店中紙冠果有金頂乃去之悔菴親持紙牌送貼東湖松樹上聞空中呼謝者再從此家中平安問其妻曰我與姑口角時忽見空中有短而髯者以手提我至瓦上此後我不知矣怪在家作鬧時人問休咎中有不中間多則不荅曰我荅何難但你輩亦須哀憐娘子省費些中氣閒亦作詩數句文理粗俗末落款但云王三先生高興六字而已

擇風水賈禍

湖南孝感縣張息村明府墓先人于九巖山事畢別買隙地五畝許將造宗祠工人動土豎柱得一朱棺蓋已朽壤中露出一尸骷髏甚大體骨長過中人胷貫三鐵釘長五六寸腰有鐵索環繞數匝工人不敢動告知明府一時賓客盡勸掩埋另擇豎柱之所張不可曰我用價買地本非強占且風水所關尺寸不可移此古墓也可以遷葬乃自作祭文具牲牢祭之祭畢仍令遷棺工人鋤方下遽仆地噴血罵曰我唐朝節度使崔洪也以用法過嚴軍人作亂縛我釘死國家衰亂不能爲我洩忿誅凶葬此八百餘年張某何人敢擅遷我墓必不能相

恐也言畢工人起而張明府病矣諸賓客羣爲祈請病竟不減昇歸數日而卒

飛僵

潁州蔣太守在直隸安州遇一老翁兩手時時顫動作搖鈴狀扣其故曰余家住某村村居僅數十戶山中出一僵尸能飛行空中食人小兒每日未落羣相戒閉戶匿兒猶往往被攫村人探其穴深不可測無敢犯者聞城中某道士有法術因糾積金帛往求捉怪道士許諾擇日至村中設立法壇謂衆人曰我法能布天羅地網使不得飛去亦須爾輩持兵械相助尤需一膽大人入

其穴衆人莫敢對余應聲而出問何差遣法師曰凡僵尸最怕鈴鐺聲尔到夜間伺其飛出卽入穴中持兩大鈴搖之手不可住若稍歇則尸入穴尔受傷矣漏將下法師登壇作法余因握雙鈴候尸飛出儘力亂搖手如雨點不敢小住尸到穴門果淨淨怒視聞鈴聲琅琅遠巡不敢入前面被人圍住又無逃處乃奮手張臂與村人格鬥至天將明仆地而倒衆舉火焚之余時在穴中未知也猶搖鈴不敢停如故至日中衆大呼余始出而兩手動搖不止遂至今成疾云

兩僵尸野合

有壯士某客于湖廣獨居古寺一夕月色甚佳散步門外見樹林中隱隱有戴唐巾飄然來者疑其爲鬼旋至松林最密中入一古墓心知爲僵尸素聞僵尸尖棺上蓋便不能作祟次夜先匿于樹林中伺尸出將竊取其蓋二更後尸果出似有所往尾之至一大宅門外其上樓窻中先有紅衣婦人擲下白練一條牽引之尸攀援而上作絮語聲不甚了了壯士先回竊其棺蓋藏之仍伏于松深處夜將闌尸匆匆還見棺失蓋窘甚徧覓良久仍從原路踉蹌奔去再尾之至樓下且躍且鳴喑喑有聲樓上婦亦相對喑喑以手搖拒似訝其不應再至

者雞忽鳴尸倒于路側明早行人盡至各大駭同往樓下訪之乃周姓祠堂樓停一柩有女僵尸亦卧于棺外衆人知爲僵尸野合之怪乃合尸于一處而焚之

鬼幕賓

毘陵王生年四十餘遊幕闕中時虛齋莊公知屋塾縣事延至幕中是年秋與署中友暨莊達吉諸人同至城隍廟看菊苦無佳者王生偶拾一枝遣僕送歸達吉阻之以爲神前之物不可輕動王戲曰某一生直道神明必不見怪如欲加譴責我爲之代辦公事一二件何如明年三月三日王生無疾而終各以爲駭更餘忽醒曰

予獨坐見一使者持一名柬至邀余卽同步出門外登
輿行里許至城隍廟神降階迎行賓主禮曰先生折我
菊花許我辦案茲有某縣積案遲延日久尙未審結奉
邀先生一商少頃吏捧積年案卷至主人退出余閱諸
情節皆屬易辦惟有悞勾某罪人一案余批云骨肉未
寒猶可還陽否則東嶽行查檄至城隍將受處分矣神
出視大喜云先生所見甚合我意茶罷仍送至丹墀曰
尙有一事奉托如晤包少府渠承辦工程木料日內可
到矣余唯唯別出登輿而歸取床頭青蚨三百犒其從
者而醒越三日仙遊大水木料皆出黑口鎮矣包少府

者體泉同知包某也至今人呼王生爲鬼幕賓

雷震墓妖

嚴陵宋淡山於乾隆丁亥夏見遂安縣民家雷震其屋須臾天霽一無所損惟室中恒有臭氣旬日後諸親友以榜蒲之戲環聚于庭天花板內忽有血水下滴啟板視之見一死蝦蟇長三尺許頭戴駝纓帽脚穿烏緞靴身著元紗褶裙宛如人形方知雷擊者卽此蝦蟇也

夢中破案

曹州劉姓以典當爲業虞城張某爲經理其事已二載矣少有蓄積歲暮欲歸主人留至元旦乘一青騾去相

訂上元日返曹州至期不至劉因遣人促之來至其家
則云未嘗歸也兩家致訟控至撫按勒限飭縣捕拏延
至六月矣公差惶遽無措一夕訪于城南見有老人偕
一年少相謂曰月色甚佳何不向涼亭一行曹州南城
十數里舊有涼亭公差私議二人于此時往倘城門閉
何由而入心異之遂先至彼相伺未幾二人果至聽所
言皆隣里間瑣事有頃少年忽云城內劉姓事至今未
明余心竊計乃西門外賣餅孫姓利其財物因而害之
也翁問故少年云餅店在此已數載今春倏閉是以疑
之翁叱云此事大有干係何得妄語意甚拂然旋云夜

深可歸矣公差尾其後行甚速至南城門已閉見二人
從門隙入差亟呼司閤啟鑰入城則兩人尙在前行至
小街少年與翁別入門門亦未啟也復隨翁行二十餘
家亦未啟扉而入差大驚扣其戶半晌翁出持紙撚披
衣極困憊之狀差曰適間與少年涼亭看月何遽睡耶
翁神色遲疑曰看月有之乃夢中事也差復脅之往詣
少年少年出亦如翁狀乃拘入縣署述夢中語次早遣
二人至某村跡孫姓所居則青驪宛繫門首也因鎖拏
到縣一訊而服遂起贓問抵償焉此乙巳夏間事曹州
守吳忠誥向爲綏德州牧與嚴道甫善告道甫也

馬變魚園地變鷺

雍正初年伍相國爲盛京將軍送馬五百匹詣黑龍江將至不數里忽一馬振鬣長嘶衆馬隨之至江口盡躍入水化而爲魚嚴道甫館德州盧氏時盧有戚羅姓偶以二百錢買一鷺帶至濟南應試到時鷺價甚貴有以五百文售之者羅忽動牟利之念憶家有園地十五畝若賣錢買鷺可獲三倍之利試畢回家售地得價四出買鷺得三百餘隻復駢以往行二日至齊河過城外長橋有頭鷺帶鈴者引頸長鳴振翼而飛衆鷺相率以上觀者數十人羣相拍手須臾之間望之如白雲一片隨

風而滅羅慙悔交集無可奈何搜索囊中尙餘前次買
鷄錢數百文作盤費以歸自嘆祖遺園地化鷄而去矣

薨鬼

乾隆四十九年杭州半山陸家牌樓河中淌一浮屍來
村民霍茂祚素行善事爲歛錢買棺殯諸市上夜夢藍
衣人來曰我臨平人張某教館爲業不幸失足落水蒙
君殯我無以爲報我能預知休咎替人禳解倘有靈應
須以牲牢謝我君可得香火錢霍醒告之里人果有求
必應不數日香火如雲霍夜又夢張來曰我左耳聾有
來通誠者須向右耳告我于是次日人來祈禱者聽霍

之言多向棺右致祭叫呼似有應聲荅者村民奉之若
狂呼爲靈棺材霍家取香火錢因以致富未幾仁和令
楊公路過見燒香者淘淘蟻集楊怒其惑衆命焚其棺
鬼遂絕

棺床

陸秀才還歸赴閩中幕館路過江山縣天大雨趕店不
及日已夕矣望前村樹木濃密瓦屋數間奔往叩門求
借一宿主人出迎頗清雅自言沈姓亦係江山秀才家
無餘屋延賓陸再三求沈不得已指東廂一間曰此可
草榻也持燭送入陸見左停一棺意頗惡之又自念平

素胆壯且捨此亦無他宿處乃唯唯作謝其房中原有
木榻卽將行李鋪上辭主人出而心不能無悸取所帶
易經一部燈下觀至二鼓不敢息燭和衣而寢少頃聞
棺中窸窣有聲注目視之棺前蓋已掀起矣有翁白鬚
朱履伸兩腿而出陸大駭緊扣其帳而千帳縫窺之翁
至陸坐處翻其易經了無懼色袖出烟袋就燭上喫烟
陸更驚以爲鬼不畏易經又能喫烟眞惡鬼矣恐其走
至榻前愈益諦視渾身冷顫榻爲之動白鬚翁視榻微
笑竟不至前仍袖烟袋入棺自覆其蓋陸終夜不眠迨
早主人出問客昨夜安否強應曰安但不知屋左所停

棺內何人曰家父也陸曰旣係尊公何以久不安葬主人曰家君現存壯健無恙並未死也家君平日一切達觀以爲自古皆有死何不先爲演習故慶七十後卽作壽棺厚糊其裡置被褥焉每晚必卧其中當作床帳言畢拉赴棺前請老翁起行賓主之禮果燈下所見翁策曰客受驚耶三人拍手大劇視其棺四圍沙木中空其蓋用黑漆綿紗爲之故能透氣且甚輕

砲打蝗蟲

崇正甲申河南飛蝗食民間小兒每一陣來如猛雨毒箭環抱人而蠶食之頃刻皮肉俱盡方知北史載靈太

后時蠶蛾食人無算真有其事也開封府城門被蝗塞
斷人不能出入祥符令不得已發火砲擊之衝開一洞
行人得通未飯頃又填塞矣

僵尸手執元寶

雍正九年冬西北地震山西介休縣某村地陷里許有
未成炕者居民掘視之一家仇姓者全家俱在尸僵不
腐一切什物器皿完好如初主人方持天平兌銀右手
猶執一元寶握把甚牢

張飛棺

蕭松浦從四川歸云保寧府巴州舊刺史之廳東有張

飛墓石穴至今未閉一朱棺懸空長九尺叩之聲鏗鏘然乾隆三十年有陳秀才某夢金甲神自稱我漢朝將軍張翼德也今世俗驛遞公文避家兄雲長之諱而反犯我之諱何太不公道耶彼此大笑而寤蓋近日公文改羽遞爲飛遞故也

誤嘗糞

常州蔣用菴御史與四友仝飲于徐兆璜家徐精飲饌烹河豚尤佳因置酒請六客同食河豚六客雖貪河豚味美各舉箸大啖而心不能無疑忽一客張姓者斗然倒地口吐白沫噤不能聲主人與羣客皆以爲中河豚

毒矣速購糞清灌之張猶未醒五人大懼皆曰寧可服藥千毒未發之前乃各飲糞清一杯良久張竟蘇醒羣客告以解救之事張曰小弟向有羊兒瘋之疾不時舉發非中河豚毒也于是五人深悔無故而嘗糞且噉且嘔狂笑不止

借屍延嗣

蕭公文登華陽湖伊隣施姬其夫早卒撫其遺腹子某長大娶妻李氏姑媳甚歡年餘媳忽病亡姬家貧痛媳亡不能再娶以延夫祀呼天籲地次日將殮媳忽從炕上躍起呼姑曰我來做汝家媳婦不要再哭姬方慶媳

再生喜不自勝其子私語母曰何聲意之不似吾妻也
眼光又直視恐非真李氏再生得毋野鬼憑之爲宗乎
隣里皆驚遂環守之三四日中閉目仰臥給湯粥飲啜
如常惟姑呼之則應夫與之語則避而不荅至七日後
方起梳洗畢歛衽告姑曰我寧海州某村方氏女也行
二年十九歲待聘未字因病死至冥府適汝家李氏媳
婦在焉隨有矮鬼無數長鬼一個環跪圍君乞訴求放
李氏還陽聞君怒叱將衆矮鬼逐出長鬼責二十板長
鬼受責後仍再四哀求云小人父祖以來皆守本分不
敢爲惡罪不至于絕嗣妻辛苦萬狀方得娶一媳婦今

又病亡何能有力續娶豈不令一家絕嗣乎乞放媳還
陽得生子以延一脉聞君怒稍霽命判官檢簿細閱畢
向長鬼曰爾媳李氏陽壽已絕不能放還姑念爾世無
過惡爾妻又能守節撫孤若令乏嗣無以勸善方氏女
雖年命該盡生前亦頗好善可令借李屍復活則爾無
媳而得媳矣長鬼拜謝聞君指長鬼告子曰此爾翁也
着他領尔借屍還魂生子延祀子遂隨翁到此翁指示
子曰此尔姑也將我推跌在地開眼不見翁只見婆婆
立我身旁我故只認得婆婆一人餘皆不識也我家父
母俱存有一個兄弟年十六歲望遣人告知以免父母

啼哭姑遺子探訪果如所云告以故其父與弟同至姬家方氏見卽相抱而哭父反退縮不敢向前曰聲音與止雖與吾女相像而面貌不同何也女對父泣曰我假李氏體以生非我本來面目喜得再見生身之父與同胞之弟母親忍心不來看我父與弟又疑而不肯相認生不如死矣悲痛間其母遣隣姬來探問女見卽呼某媽媽汝從何處來我母亦來看我乎父方撫而慰之卽以往事絲毫不爽始真信其再生也姑遂歛留其父與弟在家至晚令子與媳同室而處媳辭曰我處女也雖冥數已定乞俟吾母來擇吉日成夫婦禮不可苟合親

隣羣稱善父亦喜甚遺其子歸迎母來始合卺焉三年
後舉一子子生百日親朋來賀忽向姑曰已爲汝家傳
後有人我壽算久盡要去矣瞑目而逝人相傳冥官破
例辦事猶陽官之因公那移云

新齊諧卷十三

隨園戲編

關神下乩

明季關神下乩壇批某士人終身云官至都掌壽止六十後士人登第官果至中丞國朝定鼎後其人乞降官不加遷而壽已八十矣偶至壇所適羈帝復降其人自以爲必有陰德故能延壽跼而請曰弟子官爵驗矣今壽乃過之豈修壽在人雖神明亦有所不知耶關帝大書曰某平生以忠厚待人甲申之變汝自不死與我何與屈指計之崇正殉難時正此公年六十時也

遇太歲煞神禍福各異

徐壇長侍講未遇時赴都會試如廁見大肉塊遍身有眼知爲太歲侍講記某書云鞭太歲者脫禍因取大棍與家丁次第笞擊每擊一處則遍身之眼愈加閃爍是年成進士蔣文肅公家中開井得肉一塊方如桌面刀刺不入火灼不焦蜿蜒而動徐化爲水是年文肅公卒任香谷宗伯未遇時走出埂上遇一人口含一刀兩手持兩力披髮赤面偃身而過宗伯行未半里見赤面人入喪者之家知是煞神宗伯後登第蘇州唐姓者立孝子坊忽于衣帽中得白紙帖畫一煞字如胡桃大是年

其家死者七八

歸安魚怪

俗傳張天師不過歸安縣云前朝歸安知縣某到任半
年與妻同宿夜半聞撞門聲知縣起視之少頃登床謂
妻曰風掃門耳無他異也其妻認爲已夫仍與同卧而
時覺其體有腥氣疑而未言然自此歸安大治獄訟之
事判若神明數年後張天師過歸安知縣不敢迎謁天
師曰此縣有妖氣令人召知縣妻問曰爾記某年月日
有夜撞門之事乎曰有之曰現在之夫非爾夫也乃黑
魚精也爾之前夫已于撞門時爲所食矣妻大駭卽求

天師報仇天師登壇作法得大黑魚長數丈俯伏壇下
天師曰爾罪當斬姑念作令時頗有善政特免汝死乃
取大甕囚魚符封其口埋之大堂以土築公案鎮之魚
乞哀天師曰待我再過此則釋汝天師自此不復過歸
安云

張憶娘

蘇州名妓張憶娘色藝冠時與蔣姓者素交好蔣故巨
室花朝月夕與憶娘遊觀音靈岩等山輒並轡而行憶
娘素明慧欲托身于蔣而蔣姬媵絕多不甚屬意因與
徽州陳通判者有終身之托陳娶過門蔣不得再通大

志百計離間之誣誣以姦拐憶娘不得已度爲比邱衣
食猶資于陳蔣更使人要而絕之憶娘貧窘自縊而亡
居亡何蔣早起進粥忽頭暈氣絕至一官衙二弓丁掖
之前旁有人呼曰蔣某汝事須六年後始訊何遽至此
呼者之面貌乃蔣平日門下奔走士也曾遣以問憶娘
者死三年矣蔣驚醒自此精氣恍惚飲食少進有元妙
觀道士張某精法律爲築壇持咒作禳解法三日後道
士曰寃魄已到我不審其姓氏試取大鏡潑以明水當
有一女子現形召家人視之宛然憶娘也道士曰吾所
能力制者妖孽狐狸之類今男女寃讎非吾所能驅除

竟拂衣去將爲憶娘作七晝夜道場意欲超度之卒不能造延蘇州名醫葉天士贈以千金藥未至口便見纖纖白手按覆之或無故自潑于地蔣病益增六年而沒蔣氏從孫漪園猶藏憶娘小照戴烏紗髻着天青羅裙眉目秀媚以左手簪花而笑爲當時楊子鶴筆也

飛星入南斗

蘇松道韓青岩通天文嘗爲予言寶山時六月捕蝗至野田中四鼓起坐胡床督率書役見客星飛入南斗私記占驗書見此災者一月之內當暴亡法宜剪髮寸許東西禹步三匝便可移禍他人爾時我卽麾去書役

依法行之居亡何署中司書記者李某無故以小刃剖
腹而死我竟無恙李乃我薦卷門生年少能文不料爲
我替災心爲悵然余戲謂韓曰公言占驗之術固神矣
然如我輩全不知天文往往夜坐見飛星來往甚多倘
有入南斗者竟不知厭勝法爲之奈何曰君輩不知天
文者雖見飛星入南斗亦無害余曰然則公又何苦知
天文多此一事而自禍禍人耶韓大笑不能答

楊妃見夢

康熙間蘇州汪山樵先生諱俊選陝西興平縣宿馬崑
驛中夢一女子容貌絕世明璫翠羽投牒而言曰妾有

墓地爲人所侵幸明府哀而察之汪驚醒詢土人曰此間惟有楊娘娘墓道唐時改葬後基址原有數十畝寬自宋明以來爲樵牧所侵漸無餘地汪爲清理果有舊碑記存墓側土中題大唐貴妃楊氏墓乃爲別置界石兼買樹百株植其上春秋設二祭焉

曹能始記前生

明季曹能始先生登進士後過僊霞嶺山光水色恍如前世所遊暮宿旅店聞隣家有婦哭甚哀問之曰爲其亡夫作三十周年耳詢其死年月日卽先生之生年月日也遂入其家慙舉某屋某徑臺髮不爽其家環驚共

來審視曹亦凄然涕下曰某書屋內有南向竹樹數十
株我尚有文稿未終篇者未知猶存否其家曰自主人
捐館後恐夫人見書室而神傷故至今猶閉鎖也曹命
開之則塵凝數寸遺稿亂書宛然具在惟前妻已白髮
盈頭不可復認矣曹以家財分半與之俾終餘年余按
文苑英華白敏中書滑州太守崔彥武事崔記前生爲
杜明福妻騎馬直抵杜家而明福老矣乃說舊事取所
藏金釵于垣中施宅爲寺號明福寺與此相類

江南客寓

滌齋先生爲諸生時在京師買家衡衡有店號江南客

寓廬屋三間中一間甚潔住者絕少先生居之了無他異一日外出託所親某管其衣物夜睡至三鼓忽室內盡明時並無燈燭所親駭揭帳視之見一長人黑色手提其頭血淋漓對面直立不動呼曰爾何得居此所親狂奔出告店主主人曰此屋素不安靜爾乃必欲居之奈何次日先生歸告之故先生曰此必有鬼欲申冤耳我在此何不現形耶大書一狀向空焚之以爲爾果有冤當于今晚赴訴是夕先生復睡未一更所見果如所說但持一血頭跪而不立先生問何人何冤持頭者以手指口竟無一語次日亦不復見先生又常于園中月

下見黑物一團大如浴盆追奔樹下以脚蹠之隨脚而滅次日視其靴襪黑如烟煤并足皆黑

荆波宛在

本朝佟國相巡撫甘肅按跼行至伏羌縣夢神呼云速走速走佟不以爲意次晚夢如初且云欲報我恩但記荆波宛在可耳佟驚起亟走三日而伏羌縣沉爲湖卒不解救者爲何神後出巡至建昌野渡有關公廟上書荆波宛在四字佟人拜謁大爲修葺今煥然猶存

馮侍御

馮侍御靜山居京師永光寺西街改造書屋掘地得黑

漆棺爲改遷之夜夢人投牒訴冤馮時巡西城夢中取牒閱之告勢宦掘棺事卽已之姓名也驚醒得疾疾革時夫人聞房中笑語聲以爲病有起色往視之見黑衣人素不相識者坐床上一閃而滅侍御謂天人曰此人吾鄰也曾作運糧守備運餉至京師卒棺厝于永光寺前街僧寺中迫近吾家而吾不知今聞我亦有行期故來相約耳可燒紙錢助其冥資夫人遣人至前街踪跡棺識宛然知先生之終不起也

藥師父

崑山徐大司寇之子徐冠卿幼時號藥師父以其曾醮

死一業師也業師周姓號雲核受司寇聘前一日夢巨
蟒以口吐紅丸逼令嚥之腹痛而醒就聘于徐督寇卿
嚴冠卿素佻達笞責尤甚冠卿與僕謀置醢于飯食之
而卒後寇卿爲翰林不得志詩文多怨誹爲人所構就
鞫刑部見左司楊景震大驚曰吾死矣吾初見時儼然
周先生也次日復訊各官俱以司寇之子稍加憐恤楊
獨怒鞫批其頰數十下齒左右墜定以斬決獄上卽刑
楊爲監斬官其家訪之楊景震之生年月日卽周先生
之死年月日也或告之楊楊大笑曰豈有是哉使吾早
知此語轉當屈法以救之矣此與太平廣記載王武俊

事同

莊秀才

通州莊孝廉成戊午舉人少年貌美其佃戶有女悅之
竟以成疾臨卒謂其父曰吾爲莊秀才死也吾思嫁莊
秀才自念門戶寒賤事必不成故饋饋成病今雖死此
意當爲致之秀才則目瞑矣其父急告莊莊往視而氣
已絕莊赴秋闈遇女子于淮新橋宛然如生入闈一切
炊飯烹茶之事見女子身爲執役是年登第每有遠行
則女子必至莊怖之爲置神主祭于家書亡妾某氏見
女子來拜謝自此絕矣

藹藹幽人

通州季臬司諱玉鏐丙戌進士少時好煉筆錄忽一日
筆于空中書曰敬我我助汝功名李再拜祀以牲牢嗣
後文社之事題下則聽筆之所爲尤能作擘窠大字求
者輒與李敬奉甚至家事外事咨之而行靡不如意社
中能文者每謂李作嘆其筆意大類錢吉士錢吉士者
前朝翰林錢熹也李私問筆神答曰是也自後里中人
來扶乩者多以錢先生吁之筆神遇題跋落款不書姓
名但書藹藹幽人四字李舉孝廉成進士筆神之力尼
多後官臬司神助之決獄郡中以爲神李公乞歸神與

其李他出其子弟事神不敬神怒投書作別而去余與
李公之子方膺同官交好絕不向余道隻字方膺卒後
臬司同年熊滌齋太史爲余言之并云方膺深諱其事
蓋忤神者卽方膺也

僵屍求食

武林錢塘門內有更樓僱更夫擊柝表裏巡邏大衆欽
資爲之由來舊矣康熙五十六年夏更夫任三者巡巷
外路過小廟每至二更聞柝聲則有一人從廟中出跟
隨捷走漏五下則先柝聲入廟如是者屢矣任三疑廟
中僧有邪約將伺之爲詐酒肉計次夕月明如晝見其

人面枯黑如腊。自晝深陷兩肩。掛銀錠而行。窸窣有聲。出入如前任三知爲僵屍。因山門之內。停有舊櫬。積塵寸許。詢諸僧。入云。其師祖時不知誰何氏所寄。瘞者也。與僂聿語及之。其中黠者曰。吾聞鬼畏赤豆。鐵屑及米。子備此三物。升許伺其破棺。出潛取以繞棺之四周。則彼不能入矣。任如其言。購買三物。待夜二更。屍復出。伺其去。遠攜燈入。視見棺後方板一塊。俗語所謂和頭者。已掀在地。中空空無所有。乃取三物繞棺而密洒之事。畢。徑歸卧頭樓上。至五更有厲聲呼任三爺者。任問爲誰。曰。我山門內之長眠者。無子孫。久不得血食。故出外。

營求以救腹餓今爲爾所斃不能入棺吾其死矣可急
起將赤豆鐵屑拂去之任懼不敢答又呼曰我與爾何
仇何苦爲此虐耶任念與彼解圍之後彼殺我而後入
何以禦之終不答雞初號鬼哀懇繼以詈罵久之寂然
明日過樓下者見有屍僵卧乃告衆鳴官以屍還諸柩
而火焚之一方得寧

僵屍貪財受累

紹興王生某食餼有年村中富家延之爲師因屋宇湫
隘適相距里許有新室求售者遂買僦居且日家中掘
掘未盡學徒暨館童輩明晨進館先生一夜獨眠能無

懼乎王自負阻壯且新室也優畏之有乃命董攜茗具
引至書齋王周視室內畢復至門前徙倚時已夜矣月
色大明見山下烟火熒熒趨往視之光出一白木棺中
王念此鬼燐耶色宜碧而醜帶微赤得無爲金銀氣乎
慮智囊所載有胡人數輩囚服與棺同藁置城外者捕
人跡之櫬中皆黃白也此棺毋乃類是幸無人可攫而
取也遂取右塊擊去其釘從棺後推卸其蓋則赫然一
屍面青紫而腹膨亨麻冠草履越俗凡父母在堂而子
先亡者例以此殮王愕然退縮每一縮則屍一躍再縮
而屍蹶然起王盡力狂奔歸自後追之王人戶登樓閉

門下鍵喘息甫定疑屍已去開窗視之窓啟而屍昂首
大喜從外躍入連扣門不得人忽大聲悲呼三呼而諸
門洞開若有啟之者遂登樓王無奈何持木棍待之屍
甫上卽擊以棍中其肩所挂銀錠散落千地屍俯而拾
取王趁其偃僂時儘力推之屍滾樓下旋聞雞啼從此
寂無聲響矣明日視之屍跌傷腿骨橫卧于地遂召衆
人扛而焚之王嘆曰我以貪故招屍上樓屍以貪故被
人燒毀鬼尙不可貪而況于人乎

宋荔裳受惡土地之累

宋荔裳爲山東臬使族子某素不肖與總兵千七飲搏

爲姦于七者前明末年山東土寇降 本朝者也雖爲
總戎怙惡不悛人以族子事告公公怒曰如此必爲家
門之禍俟其歸將縛至祠堂杖殺之某聞之逃至德州
夜宿土地廟中夢土地神謂曰汝母怖大富貴至矣現
在于七謀反汝可速往京師赴提督處出首且曰某地
中埋有百金可取爲路費族子掘地果得金大喜以怨
其叔故遂赴提督處並誣其叔與于七通謀以故蕩裳
被逮入獄未十日于七果反族子以首報之功受賞蕩
裳牽累入獄旋亦超雪

陸夫人

某方伯夫人陸氏尚書襄文達公之乾女也文達公薨後夫人病夢有大輦在屋瓦上行來前立青衣者呼曰襄大人命來相請夫人登輦冉冉在雲中行至一大廟正殿巍峩旁有小屋甚潔文達公科頭衣蘭袖袍二童侍几上卷案甚多謂夫人曰知汝病之所由來耶此前生孽也夫人踞而請曰乾爺有力能爲女兒解免否文達公曰此處西廂房有一婦人現卧床上汝往扶之能扶起則病可治否則我亦不能救汝命小童引夫人往西廂房果有描金床施大紅綾帳被褥甚華中卧赤身女屍兩目瞪視無一言夫人扶之手力盡矣卒不起歸

告文達公公曰汝孽難消可還家托張天師打醮以贖
贖之但天師近日心粗祿亦將盡某月日替蘇州顧懋
德家作齋文錯字甚多上帝頗怒奈何夫人驚醒適天
師在京遂以此言告之天師檢顧家齋表稿中果有悞
字法官所寫也心爲驚悸未幾夫人亡天師亦亡天師
名存義顧懋德者辛未進士官禮部郎中

牛頭大王

溧陽村民莊光裕夢一怪頭上生角敲門而進謂曰我
牛頭大王也上帝命血食此方汝塑像祀我必有福應
莊醒告知村農村方病疫皆曰寧可信其有糾錢數十

干起三間草屋塑牛頭而人身者坐焉嗣後疫病盡痊
求子者頗效香火大盛如是數年村民周蠻子兒出痘
到廟先具牲牢祀神再擲卦大吉周喜許演戲爲謝未
數日兒竟死周怒曰我靠兒子耕田養我兒死不如我
死率其妻持鋤鉏撞牛頭碎其身毀其廟台村大驚以
爲必有奇禍自此寂然牛頭神亦不知何往

水定菴牡丹

江寧二尹汪公易堂訪友古北口路憇水定菴菴中什
丹盛開花大如斗汪近前賞玩菴僧戒勿折花花有妖
能爲禍汪素剛笑曰我本不折花旣云有妖當折而試

之以手摘之花左右旋轉堅如牛筋竟不能斷取所佩
刀截之花未斷而拇指傷血涔涔下汪慚且怒以袍袖
裹血忍痛不言乃左手捥花頭而右手以刀截其根竟
斷一枝歸齋瓶中夸于人曰我今日獲花妖矣將購藥
醫手創細視之並無刀痕袍袖上亦無血迹

烏臺

粵東肇慶府卽古端州包孝肅舊治也大堂暖閣後有
黑井覆以鐵板爲出入所必經相傳包公納妖于井俗
有包收盧放馬成湖之謠謂太守遇盧姓則妖出遇馬
姓則井溢也然千百年來亦從無此二姓爲守者署東

有高樓號稱烏臺俗謂包公聽斷妖鬼皆坐此臺四面
磚石封固敬則爲祟凡太守履任必祀以少牢無敢啟
視者前任安守有管廚人某酒醉登樓顛揭瓦窺之見
臺中有三土埤品字排列如小墳狀中間小樹一株枝
青葉綠此外一無他物方瞻視間有黑氣衝起厨人自
樓顛滾跌于地顛汗交作僅能言所見至夕狂叫而死
越日安公暴染瘋狂鞭撻其妻竟至身死又手刃其愛
妾以此落職獲譴越兩任後家弟香亭出守是郡家信
來爲言若此余聞而大怒寄信云此說荒唐可也若真
有其事則樓神不法甚矣斷非包公舊迹弟何不拆而

焚之

見娘堡

順治乙酉 王師破建昌明益王遁去長史劉某吳下人也逃山中不知所往其子蓼蕭從吳門赴考歸有志尋親時藩府荒圯莫可踪跡乃禱于盱江張令公祠夢神書石淙二字與之醒而徬徨不知何地過一尼告曰石淙在閩廣之交阻兵難行幸有曲徑七日可達如其言歷盡危險竟至其地父母依村農姚氏居焉母子相持而泣父已死矣乃持喪奉母而歸所居村名見娘堡名已奇矣尤奇者長史避難時攜家譜一冊自隨戊子

歲其母聞窻聲出自篋中以爲鼠也啟視無有閉則復然一日見緋衣人數輩冉冉從篋中走出益大驚逾時而孝子至此事載姜西溟文集中韓尙書焚爲之表墓

鬼糊塗

乾隆三十九年京師有無賴子韓六毆傷其父刑部審明下獄擬斬侍郎某以所毆非致命處意欲減等發落大司寇秦公奏名分所關理宜正法奉 旨依議遣刑部司獄司李懷中監斬後三日鬼附李身口稱諸大人 寬我而汝來斬我我死不甘故來索命聞者駭然

以爲此鬼糊塗然而李竟不起

鬼勢利

張八郎有所懽婢婚後棄之婢幽怨成疾臨死曰我不饒八郎語畢氣絕忽又張目曰八郎運甚旺不能報仇我捉八奶奶也是一樣未二年八郎夫人竟以產亡

鬼相思

岳州張某號鬼三爺以其行三爲鬼所生故也父某府學廩生妻陳氏有色忽憑妖自稱鄖陽小神白晝現形與之交接張雖同床無故目離若有指其手足者其家遍請符籙毫無效驗三月後陳氏受胎生子空中羣鬼

啾啾爭來作賀擲下紙錢無數張忿甚將到龍虎山求
救于天師忽一日小神踉蹌來汗如雨下語其妻曰吾
幾闖禍昨夜入汝隣毛家偷其金盆被他家所挂鍾馗
拔劍相逐我懼爲所傷不得已急走將金盆擲在巷西
池塘中脫逃來此汝速具酒替我壓驚次日妻告張張
往毛府刺探果失金盆合家喧吵將控官捉賊張止之
曰我有法替汝取來作何謝我毛氏大喜曰果得金盆
憑君取索張詭作念咒狀良久喚毛氏家人徑往塘所
命善泅者入水取之果得金盆毛延張上座問以何物
作謝張笑曰我讀書人不受財帛只須君家收藏書畫

與我一二件足矣其家盡出所藏張選取文徵明芙蓉
一幅其家覺謝禮太薄心抱不安張乃指壁上所挂鍾
馮像曰賜此畫湊成兩件何如毛氏唯唯張取歸懸空
中小神從此永不再來但聞園中樹上鬼哀哭三日人
稱鬼相思云

關神世法

康熙癸卯舉人江閩選某縣令丁憂歸將起復時夢有
甲士來自稱周倉服飾如今廟中所塑而少年無鬚手
持名帖上寫治年家弟關某頓首拜驚醒大笑以爲關
帝行此世法未幾選山西解梁知縣往謁武廟旁塑周

倉果少年無鬚者也面貌恍如夢中乃捐俸重修神廟
後竟卒於任所江公卽于九太守之叔太守爲余言

鄉試彌封

皖江程叔才名思恭學問博雅註陳檢討四六得名以
平時好古不喜時文其師唐赤子太史責之曰科名進
身非此不可今歲入場之年汝宜留意因強之誦讀金
陳諸大家文程唯唯終非所好四書體註等書臨場並
不翻閱康熙戊戌科江南首題舉賢才焉知賢才而舉
之次題大哉聖人之道程三場畢自言首篇頗得意唐
太史讀之喜曰頗可望魁程急取案頭中庸一看愕然

喪氣喑曰不中用了我只道大哉聖人之道在禮儀三百威儀三千之下故領題出題俱承接此二句今方知是開首第一句則通身犯下矣其不中尚復何言唐亦爲之悼嘆已而榜發竟中第五名唐不解所以得售之故往見主試將探問之主試某故唐公同年一見笑曰今年科場中有笑話兄知否唐問故曰 皇上有密旨謂諸生關節都放在破承領題出題三處今歲將此三處盡行彌封故有程某文字領題出題全行犯下竟中五魁將來磨勘定受叅罰奈何唐笑而不言後叔才先生果被吏部磨勘罰停一科

兩汪士鉉

順治間徽州汪曰衡先生元旦夢行天榜會元汪士鉉先生乃改名應之竟終身不第直至康熙某科汪退谷先生中會元榜名士鉉相隔四十餘年曰衡先生死久矣孫某記乃祖之言相與嘆造化弄人亦覺無謂

雷擊土地

康熙間石埭令汪以所素與其友林某交好後林死爲石埭土地神每夜間陰陽雖隔而兩人來往如平生歡土地私謂汪曰君家有難我不敢不告弗告君後恐我難逃天譴汪再三問曰尊堂太夫人分當雷擊汪大驚

號泣求救土地曰此是前生惡劫我官卑職小如何能
救汪泣請不已神曰只有一法可救汝速盡孝養之道
凡太夫人平日一飲一饌一帳一衣務使十倍其數浪
費而暴養之庶幾祿盡則亡可以善終雷雖來無益也
汪如其言其母果不數年而卒又三年天雨雷果至繞
棺照耀滿房硫磺氣卒不下破屋而出飛擊土地廟塑
像成泥

張光熊

直隸張光熊幼而聰俊年十八居西樓讀書家豪富多
婢妾而父母範之甚嚴七月七日感牛郎織女事望星

而坐妄想此夕可有家婢來窺讀書者否心乍動見簾外一美女側身立喚之不應少頃冉冉至前視之非家中婢也問何姓曰姓王問居何處曰君之西隣晨夕見郎出入愛郎姿貌故來相就張喜卽與同榻此後每夕必至有家僮伴宿女謂張曰小奴不宜在此可麾令遠宿聽喚再至張遣奴奴不肯曰每夜聞郎君枕蓆間妮妮軟語疑有別故老主人命奴調護郎君不敢遠離張無奈何以其言告女女曰無庸將自困是夕奴未睡熟被一物攫去繩縛之挂西園樹上奴哀號求郎主救命女笑曰伊果知罪遠避卽赦之如敢漏洩被老主人知

者將倍令受苦奴唯唯卽時繩解奴已在地矣居年餘張漸羸瘦其父問奴奴稱郎處無他故而意色漸沮父愈疑自至張齋前伺察間帳中有婦女聲踰窻直入揭帳無人惟枕角有金簪一枝山查花一朶父念此地從無山查花此必妖魅所致怒將笞張張不得已以實告父爲迎名僧法官設壇禁咒女夜間來哭謂張曰天機已洩請從此辭張亦哀慟臨別問曰尙有相會期乎曰二十年後華州相見從此遂絕張隨娶陳氏登進士第受吳江知縣推陞華州知州而陳氏卒其父在家爲續娶王某之女送至華州官署成婚却扇之夕新人容貌

宛如書齋伴宿之人問其年剛二十歲或曰此狐仙感情欲而託生也語從前事恰不記憶

趙氏再婚成怨偶

雍正間布政司鄭禪寶妻趙氏有容德與鄭恩好甚隆以瘵疾亡臨訣誓曰願生生世世爲夫婦卒之日旗下劉某家生一女生而能言曰我鄭家妻也劉父母大驚以爲怪嗣後遂不復語八歲過親戚家路遇鄭家奴騎馬衝其車怒曰汝鄭四也自幼賣身我家何敢見我不下馬鄭奴愕然因訪至劉家見女父母具道生時之異女歸見鄭四因問汝主安否并詢一切妯娌上下奴婢

田宅事厯厯如繪有奴所不知而女悉知者奴歸白之鄭鄭亦至劉家女諦視涕泣絮語良久時鄂西林相公以爲兩世婚姻亦太平瑞事勸鄭續娶劉女十四歲卽行合卺之禮時鄭年六旬白髮飄蕭兼有繼室女嫁年餘藹藹不樂竟縊死袁子曰情極而緣生緣滿而情又絕異哉

童其瀾

紹興童其瀾乾隆元年進士官戶部員外一日值宿衙門與同官數人夜飲忽仰天咤曰天使到矣披朝衣再拜俯伏同官問何天使童笑曰人無二天何問之有天

有勅書一卷如中書閣誥封雲中金甲人捧頭上而來
命我作東便門外花兒閘河神將與諸公別矣言畢泣
下同官以爲得狂易之疾不甚介意次早大司農海望
到戶部童具冠帶長揖辭官具白所以海曰君讀書君
子辦事明敏如有病不妨乞假何必以神怪惑人童亦
不辨駕車歸家不飲不食將家事料理三日端坐而逝
東便門外居民聞連夜呼騶聲以爲有貴官過就視無
有花兒閘河神廟中道士葉某夢新河神到任白皙微
鬚長不逾中人果童公貌也

鏡山寺僧

錢塘王孝廉鼎實余戊午同年少聰穎年十六舉于鄉
三試春官不第有至戚官都下留之邸中偶感微疾卽
屏去飲食日啜凉水數杯語其戚曰予前世鏡山寺僧
某也修持數十年幾成大道惟平生見少年登科者輒
心艷之又華富之慕未能盡絕以此尙須兩世墮落今
其一世也不數日當托生華富家卽順治門外姚姓是
也君之留我不出都想亦是定數耶其戚勸慰之王曰
去來有定難以久留惟父母生我之恩不能遽割乃索
紙作別父書大略云兒不幸客死數千里外又年壽短
促遺少妻弱息爲堂上累然兒非父母真子有弟某乃

父母之眞子也。吾父曾憶某年在茶肆與鏡山寺某僧
飲茶事。即兒卽僧也。時與父談甚洽。心念父忠誠謹厚
何造物者乃不與之後耶。一念之動。遂來爲兒。兒婦亦
是幼年時小有善緣。鏡花水月都是幻聚。何能久處。父
幸勿以眞兒視兒。速斷愛牽。庶免兒之罪戾。其戚問生
姚家當以何日。王曰。予此生無罪過。此滅則彼生。不須
輪廻。越三日巳刻。素水盥漱畢。跌坐胡床。召其戚歡笑
如平時。問曰。午未曰正午。曰是其時也。拱手作別而逝。
其戚訪之姚家。果于是日生一子。家業驟馬行有數萬

金

江秀才寄話

婺源江秀才號愼修名永能製奇器取猪尿胞置黃豆以氣吹滿而縛其口豆浮正中益信地如雞子黃之說有願爲弟子者便令先對此胞坐視七日不厭不倦方可教也家中耕田悉用木牛行城外騎一木驢不食不鳴人以爲妖笑曰此武侯成法不過中用機關耳非妖也置一竹筒中用玻璃爲蓋有鏰開之開則向筒說數千言言畢卽閉傳千里內人開筒側耳其音宛在如面談也過千里則音漸漸散不全矣忽一日自投于水鄉人驚救之半溺而起大恨曰吾今而知數之難逃也吾

三ノ言
二子外遊于楚今日未時三刻理應同溺洞庭吾欲以
老身代之今諸公救我必無人救二子矣不半月凶問
果至此其弟子戴震爲余言